

新准风月三人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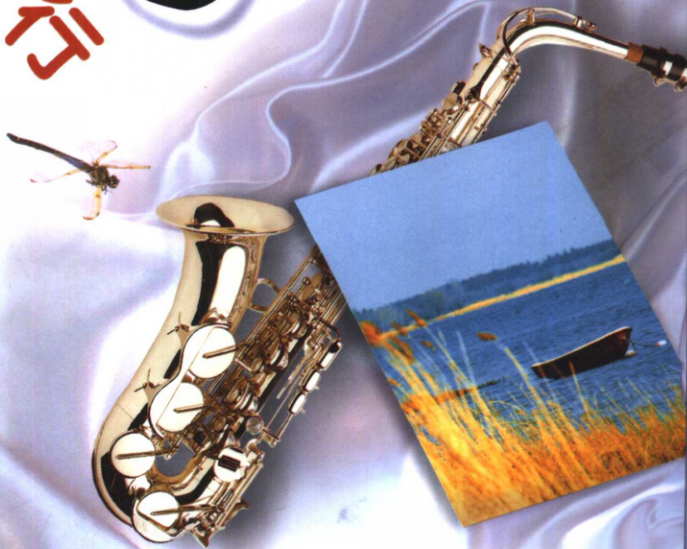
解放军文艺奖获得者

裘山山大生活散文

一个人的远行尽收无限风光

◎ 裘山山
著

一个人的远行



远方出版社

一个人的

无行



她绕开情绪化，表现一种大气

她把自然朴实、机智幽默

作为自己散文的风格去追求

她不为别的
只为这些文字能使人会心地一笑

责任编辑 王伟峰

装帧设计 晓 乔

ISBN 7-80595-864-5



9 787805 958644 >

ISBN 7-80595-864-5/I · 334 定价:66.00 元(全三册)

新准风月三人谈

解放军文艺奖获得者

裘山山闪亮新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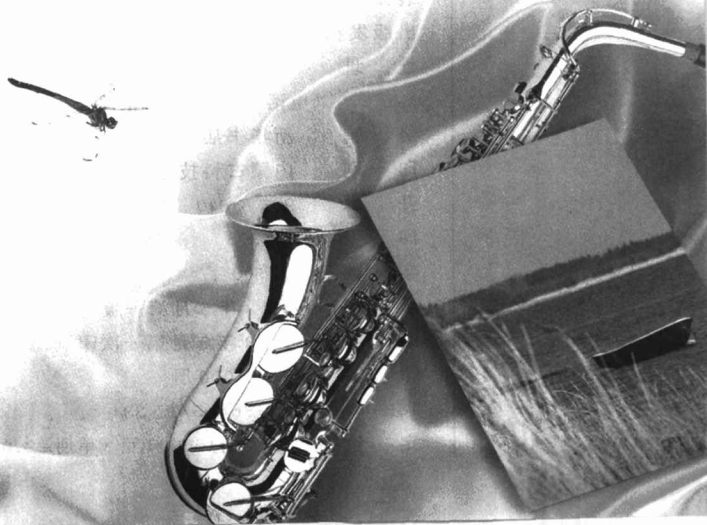
一个人的远行尽收无限风光

一个人的行

元

裘山山◎著

远方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新准风月三人谈/赵玫, 裘山山, 庞天舒著. —呼和浩特: 远方出版社, 2003.5

ISBN 7-80595-864-5

I. 新… II. ①赵…②裘…③庞…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1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3) 第033760号

新准风月
三·人·谈

一个人的远行

著 者 裘山山

责任编辑 王炜烨

装帧设计 晓 乔

出版发行 远方出版社

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666号

(电话 0471-4919981 邮编 010010)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内蒙古科技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 965×640 1/16

印 张 15.375

字 数 19 500 字

版 次 2003年5月第一版

印 次 2003年5月第一次印刷

印 数 1—5 000 册

ISBN 7-80595-864-5/I·334

定 价 (全三册)66.00元 (单册22.00元)

这是我的第三本散文集

我一直觉得写散文是一种情感需要,是愉快的

我追求的是自然朴实,机智幽默

写散文一如喝茶

我希望你看了我的文章会心地一笑

第一小辑 不曾发生

- 不曾发生 · 6
- "全家福" · 9
- 怀念一个人 · 12
- 热爱游泳 · 16
- 热爱出门 · 20
- 生活在庄稼和泥土的芬芳中 · 25
- 我与汽车梦的直线距离 · 28
- 土法休闲 · 31
- 认错人 · 33
- 做孔雀 · 36
- 认真写作，糊涂生活 · 39
- 买自己写的书 · 42
- 文学以外的美丽 · 44

第二小辑 对桑树的歉意

- 对桑树的歉意 · 50
- 野马之死 · 53
- 城里的树 · 58
- 一封关于信的信 · 61
- 我宁可你说我不贤惠 · 65
- 回不回家由你 · 68
- 女人的名字 · 71
- 成语里的狗 · 77
- 清新如风 · 80
- 不看足球 · 82
- 白沙发 · 85
- 古城与孤岛 · 88

- 西部在何处 · 92
海天下的国境线 · 94
幸福一瞬间 · 96
等 · 98

第三小辑 战后故事

- 战后故事 · 102
北京的一个雨夜 · 110
等你到老 · 117
朋友十年 · 123
谈笑间，海菲龙腾虎跃 · 131
夏天的缘分 · 134
又见李潘 · 141
一个让人内疚的日子 · 145
没有故事的名人 · 150
一个人的远行 · 158
中秋夜登三轮的老人 · 168
还是相信你 · 174

第四小辑 梦里杜鹃

- 梦里杜鹃 · 184
油菜花开 · 188
骆驼刺 · 192
飞进墨脱岛 · 195
雨夜拉萨 · 199
莫洛之夜 · 203
跟我到西藏去吧 · 208
到俄罗斯去看树 · 222
后记 · 242



第一小辑

怀 念 一 个 人





不曾发生

我们对不曾发生的事总是充满了向往。

1970年春，被打为“白专道路典型”和“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黑干将”的父亲，终于得到了重新分配工作的通知：离开铁道兵学院，去四川修铁路。在此之前父亲一直以为部队会开除他，所以听到这一安排他感激涕零，接到通知一个星期后，他就带领我们全家——母亲、姐姐和我，迁徙到了四川。

我们在重庆一家招待所住下，父亲就赶到师部去报到。那天在下雨，春天的绵绵细雨让整个山城又湿又凉。师干部科科长坐在淌着雨水的玻

璃窗内对父亲说，现在我们有两个团需要工程师，一个是A团，一个是B团。你看你愿意去哪个团？父亲一听，几乎脱口说，我去B团。因为B团是父亲的老单位，他在调到学院之前一直是B团的工程师，包括抗美援朝的三年。那里的人从上到下都对他很好。可科长接下来介绍说，B团因是临时从东北调来配属给他们师的，故在此地没有基地，他们的家属孩子一直住在工棚里。而A团是本师的部队，进入四川已多年，早在这里扎了根，孩子就在重庆上学。

这下父亲犹豫了。当时，我和姐姐还小，母亲身体也不好。想到要让我们去住工棚，父亲不忍。他说他考虑一下。科长说，好，你考虑一下。这样，明天早上我要去开会，走的时候我把两个团的介绍信都放在这儿，你自己拿一封好了。

父亲回去后把这一情况和母亲一说，母亲马上表态，那当然去B团，去你的老单位。母亲太了解父亲了，他是个只知道工作而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的人，这两年又被整得够呛，太需要到一个信任他的老单位去了。父亲说，可是B团的生活条件太差了，你和孩子怎么办？母亲说只要大家在一起，苦就苦点。父亲又说，那孩子上不成学怎么办？母亲说实在没学校我可以教她们两个。

这样，父亲就下了决心去他的老单位B团。

父亲到B团后果然如释重负，心情愉快。更让他高兴的是，一个月后，B团就奉命迁回了东北，迁回到了有他们基地的城市——黑龙江的加格达奇市。这样我们全家又随着父亲来到了东北，我和姐姐进了那里的学校，有了新的伙伴和同学，延续着我们快乐的童年。

当时正值夏季，是东北最好的季节。天空晴朗，大地辽阔，一扫我在四川的潮湿和阴郁，它和我呆了七年的华北平原一样让我感到亲切。尽管我是个地道的南方人，但骨子里热爱北方。我常觉得我的前世是个北方农妇。尽管东北的冬天经常冻得我不敢出门，但那种烤着火炉听着窗外飘雪的感



一岁的我和父亲在一起。

觉也是非常妙的。我尤其喜欢那里的桦树林，高大笔直，置身其中时，那一双双注视的眼睛让你眩晕。有一年冬天大雪之后，我和一个高个子的、开朗的东北男孩一起去坐雪橇，结果在桦树林里迷了路，后来我们找到一座看林人的小木屋，看林人给我们喝了热热的茶，把我们送了出来。那男孩把此事写成诗，又写在桦树皮上送给了我。

也许那就是我的初恋？

不。这一切都不曾发生。

请原谅我的杜撰。事实上是，父亲当时根本没有和母亲商量，他独自在湿漉漉的雨地里徘徊良久，最终自己拿定了主意。他觉得在那样的政治形势下，自己根本不可能干什么事业，那么，就尽可能地给妻子女儿提供一个好的生活环境吧。于是第二天早上他来到师部，看到办公桌上果然放着两封介绍信。父亲在稍稍顿了一下之后，就拿起了那封去A团的。就在他选择了A团的一个月后，B团真的调回了东北加格达奇市。父亲心里很后悔，但他没吭声，也没有告诉母亲我们错过了什么。

我就这样被留在了四川，一直留到今天。并且有意思的是，这些年我跑东跑西，却至今没去过东北，好像和那里绝了缘。自从父亲告诉了我这段往事，我总在想，如果当时父亲拿起的是另一封信，我会是另一种人生吗？那一种人生会比现在更好吗？

我们对不曾发生的事总是充满了向往。

我们在这样的向往中，弥补我们满是缺憾的一生。

2001年初夏

全家

我真想用现在的一切，换回照片上的一瞬。



福

我的父亲是个生活有规有矩的人。比如夏天来了，他会先从工资里拿出十元钱，作为一个夏季的西瓜经费。当然，那时的西瓜几分钱一斤。再比如，无论我们家处于什么情况，只要在一起，必每年照一张“全家福”。

说“全家福”也就是四个人，爸爸妈妈，姐姐和我。我姐姐很会照相，虽然她不像现在的孩子那么会做表情，但至少把眼睛瞪得大大的，照出来挺可爱。她像我妈，这个意思是说，我妈也会照相，我妈在照片上总是神采奕奕

的，其实她心情并不好。较差的是我爸，尽管这事是他提出来做的，但并不等于他就能出色地完成任务。他一坐到镜头前就紧张，笑也不是，不笑也不是，照出来的表情就有些古怪；我像我爸，但比他更糟，所以我说较差的是我爸，那意思是说，最差的是我。

我的糟糕之处在于，只要一照相，就会闭眼睛。我爸再紧张，至少还睁着眼呢。我却像个瞎子。每次照完照片，我就会忐忑不安，等着一周后取回照片看结果，那心情就跟等考试成绩一样。我爸一取回来我就去看他的表情。当然，他不会为我照相闭眼训斥我，但也不会为需要重新补拍而欢笑。所以我只要一看到他没拿回照片，拿回的是一张补拍的纸条，我就知道自己又闭眼了。我无比歉疚，真的。我知道无论从经济上时间上还是心情上，我爸和我妈都不想一年去拍两次全家照。可也只能是去了。

所以一到拍照的时候，全家人站好了，摄影师调整镜头时，我妈就开始提醒我，山山，别闭眼。我爸说，山山，放松点儿。我姐说，山山，你可别又浪费我们的表情。我就在他们的一次次提醒中手心出汗，努力地瞪大眼睛。但凡是 我瞪大了眼睛的时候，摄影师总是不按快门，等他按快门时，我已经坚持不住了，一眨，一瞬间的事，全家人的表情又被我浪费了。那时候不像现在，谁感觉自己眨眼了，都可以理直气壮地大喊一声，哎呀，我眨眼了，重来一张！

由于我的缘故，我们的“全家福”很少有一次成功的。即使是那些补拍出来的，由于太紧张，我的表情也不好，有些滑稽，好像我的全部聪明才智都被调动起来瞪眼睛了。偶尔有那么一两回，我的神态比较自然，我爸我妈就会非常高兴，一个劲儿地说我是多么好看。我爸还会加印很多张，分别寄给我们的亲戚朋友和他的同学战友。我爸是个很重感情的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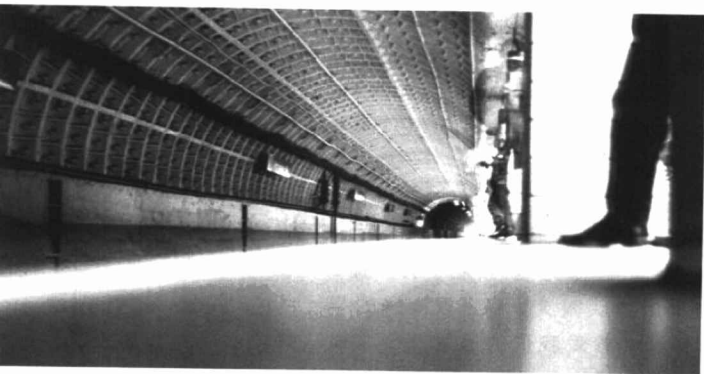
但我们的“全家福”却没能一直延续下去。先是父亲被分配到很远的山沟里去工作，剩下我们母女三人；然后是姐姐下乡，剩下我们母女二人；再然后是我当兵；再然后是母亲平反……有一段时间，我们全家“四分五裂”，四个人各自为政。即使是过春节，也很难聚齐了。若干年后再聚齐时，人口已大大增加，刚好翻了一番，成了八口人。四个人的“全家福”就成了永远。

现在的我，已经“会”照相了。尽管还是做不出什么妩媚的姿态，但毕竟不会再紧张得闭眼了，有那么一两回，照出来的照片居然“看上去很美”。我还学会了掩饰，不管心情好坏，我都能面对镜头微笑，做出很高兴的样子。

可我是多么怀念和珍爱我们的那些“全家福”啊！

在那一张张的黑白照片上，充溢着往事的温馨和幸福。照片上，我先是坐在父母的怀里，然后站在父母的膝前，再然后站在他们的身后，我就在那些照片上渐渐长大。不管照片上的我是什么表情，我的心里都是快乐的。我真想用现在的一切，换回照片上的一瞬，因为那一瞬里，有我年轻的父母，有我天真无邪的姐姐，还有我遥远的童年。

2001年秋



怀念 怀 念 一 个 人

这些年，我常常在心里怀念一个人，怀念一个我不知道模样的人。

在这样的怀念里，带着我深深的悔意和愧疚。

我的幼年是在父亲的老家度过的，准确地说，就是从出生后到三岁这段时间。那时由于母亲被打成“右派”，父亲又远在铁道兵部队修铁路，不得已将出生三个月的我送到了父亲的老家——浙江嵊县崇仁镇，在我父亲的祖母，也就是我曾祖母的监护下，由我父亲的一位小婶抚养。

从辈分上说，我应当叫我父亲的这位小婶为婶

奶，可我到底是怎么叫她的，已毫无记忆了。所有关于她的事，都是从我父母的口中得知的，而且也知之甚少。母亲只说她对我很好，我很依恋她，以至于以后母亲要把我接回杭州时，我不愿意离开她。

这一点，我完全能够想像得出。一个孩子从出生到三岁，正是最容易建立起感情的时候。不要说孩子，就是一个小动物，你从出生起就喂养它，它都会对你产生无比的依恋。所以尽管我对那时的生活毫无记忆，但我坚信我当时一定是把这位婶奶视做母亲的。

父亲那时候将他的一百一十元工资分成四份，一份寄给抚养我姐姐的杭州姨妈，一份寄给抚养我的乡下小婶，一份寄给老家年迈的奶奶，最少的那一份留给自己。尽管有父亲每月寄来的生活费，但我知道，养活一个孩子仅有钱是远远不够的，更多的是需要付出心血和爱。当初我到婶奶家时才三个月大，尚未断奶，她就为我找了一位奶妈，但奶妈只喂养了我很短一段时间就走了。她就找牛奶、羊奶或者熬米糊糊来喂我。在我一岁多时生了一场重病，腹泻不止，奄奄一息。婶奶一面把我送进医院一边给父亲母亲拍加急电报。镇上的医院也束手无策，婶奶就把我抱回了家，找了一位土郎中来治，最后竟是靠拔火罐拔好的。

三年后母亲从农村回到报社，生活安定了些，就到乡下来接我。我哭着不肯离开婶奶，母亲没办法，只好让她和我们一起回到杭州，在杭州陪我住了一星期后才悄悄走掉。

父亲那时专程从部队回来探亲，我们一家四口在分离三年之后总算团聚在一起了。可是由于长期的分离，我和父母亲之间很生疏，怎么也亲近不起来。晚上虽然和母亲睡在一张大床上，却紧贴着墙壁，不去挨母亲。这让母亲心里很难过。

有一天吃饭时，我突然听见楼下有个女人在讲话，声音非常像婶奶，我高兴得一骨碌从凳子上下来，摇摇摆摆地跑下楼去。当时我的小脑袋里大概是在想，只要找到婶奶我就有靠山了，就可以不怕父母了。父亲母亲见我突然离去很奇怪，不知我去做什么。后来他们也听见了楼下那个说话的声音，判断出一定是我听差了。果然，我下楼后一看，讲话的人根本不是婶奶，而是个陌生的女人。我一下很害怕，觉得惹祸了，就灰溜溜地上楼来，重新爬到